

# BRAZIL

# 巴西

(美)约翰·厄普代克 著 韩松 张合吉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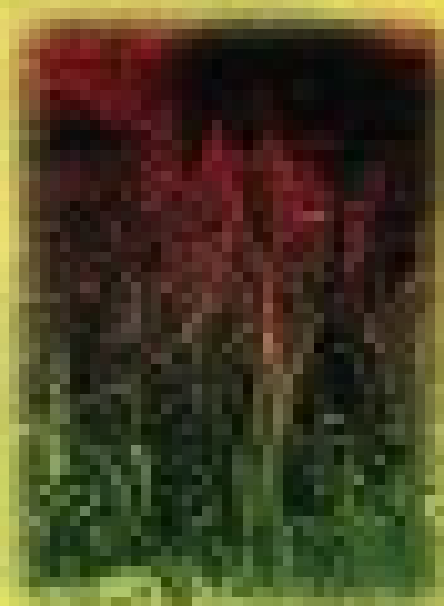


河南人民出版社

# BRAZIL

## 巴西

（附赠巴西地图及巴西主要城市介绍）



中国地图出版社

BRAZIL

巴西

(美) 约翰·厄普代克 著 韩松 张合吉 译

河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巴西/(美)厄普代克(Updike,J.)著;韩松等译. -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10

书名原文:Brazil

ISBN 7-215-04499-8

I. 巴… II. ①厄…②韩…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21381 号

**河南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16-1998-0003 号**

---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郑州市农业路 73 号)

郑州新星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9.5 字数 212 千字

1999 年 10 月第 1 版 199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

定价:19.00 元

# 导言

这是约翰·厄普代克的第 16 部长篇小说，作者通过一对恋人 20 余年的传奇般经历全面描述了当代巴西的政治、经济、文化、种族关系、风土人情和自然景观。

书的女主人公伊萨贝尔是巴西白人职业外交官的女儿，自幼丧母，因父亲常年在海外供职，从小寄养在叔父多纳夏诺（清闲的资产阶级）家中，被禁闭在优越的生活环境中，早就渴望冲破藩篱，走入自由的生活海洋。

书的男主人公特里斯陶是里约热内卢市贫民窟的黑人青年，母亲是黑人妓女，靠卖身养活着身边一群均不知其父为何人的子女。特里斯陶则与同母异父兄弟结伴在大街上靠小偷小摸为生，他哀叹自己的悲惨命运，无时不渴望着找到一条摆脱贫困，通向上层社会和现代文明的路。

在里约热内卢的海滩，18 岁的伊萨贝尔邂逅 19 岁的特里斯陶，两人一见钟情，并旋即返回伊萨贝尔叔父的高级公寓，勇敢地吞吃下禁果，从此开始了这一对恋人的漫长、艰辛乃至惊心动魄的流浪生涯。

他们的恋爱和结合立刻遭到阻挠。女方的家庭属上流社会，祖先是葡萄牙白人，自然无法接纳一个穷得丁当响的黑人

小瘪三,便决定马上送伊萨贝尔去新迁内地的首都巴西利亚上大学。两人闻讯后偷了高级公寓里的一些钱财连夜逃入棚户区,谁知男孩的黑人妓女妈妈及其家庭成员对他们俩也极为冷淡和反感,把来自统治阶级的这个白人姑娘当成会带来厄运的妖祸,两人只好在次日晨赶往圣保罗去设法寻找在当地汽车制造厂干活的男方一异父同母哥哥帮忙。这一对热恋者利用从姑娘叔父家偷来的钱在一家小旅馆过了一段热度极高的蜜月生活,等钱快用光时才找到黑人小伙子的兄弟希金奥,不料,在他们前去拜访的当晚,迎接他们的却是伊萨贝尔父亲派来的两名持枪保镖,姑娘被劫回巴西利亚,小伙子被另一个监视着留下来在汽车厂干活儿。一晃三年过去了,正当伊萨贝尔开始逐渐融入上层子弟同学之中,整日忙于政治运动和革命空谈之时,特里斯陶乘监视者失职的机会逼迫哥哥放走了他。他来到巴西利亚,在一家咖啡馆找到旧情人,两人迅速在月夜下恢复昔日的热恋温度并发誓要共同去创造爱情奇迹,次日晨便又开始了第二次逃奔。

他们决定向西走向广袤的内陆地区,去辽阔的高原地带找个小镇落脚,但长途汽车走过的沿途景象很令他们心冷,直至走到汽车不再向前开的地方才在当地小酒馆里遇到一个愿意出让金矿地块开采权的汉子,在深山中的一座金矿安下身来。他们一干就是数年。伊萨贝尔先后生下两个孩子,她起初在家料理家务,后来去修指甲师的营业室打点儿零工;特里斯陶终日劳累,挥镐挖掘,将一方高高的立柱挖成深深的坑洞,全身心地企盼着能发大财,从贫困中解脱出来,有朝一日再返回文明世界并争取获得妻子家庭的承认。这一天似乎来到了:他果真挖出一个大金块,可惜,这一发现并未给他带来幸福,因为此事不但引发出归属权纠纷,而且还轰动了整个巴

西,他们一家人的照片登上各大报纸。一天下工回来,特里斯陶发现有一个男人在等候他,原来此人正是当年劫走伊萨贝尔的那名保镖。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特里斯陶乘其不备用矿石袋砸昏这个奉命前来擒拿他们的人,并将他杀死后掩埋到由矿渣灰堆积成的小山中,然后返回家率领妻子儿女和一名自愿陪同他们进入荒原的图皮族人阿婆,开始了向更西方挺进的第三次逃奔。

一行五人进入一望无际的高原地带,风餐露宿,长途跋涉,大人小孩相依为命,虽说自然环境异常恶劣,但在图皮族阿婆的指导下还能顽强地坚持着走下去,只盼望有一天能遇到一个小镇或大河,以找到立足之地;不料,一日清晨全家遭劫,荒原印第安人的一个野蛮部落的生番掳走两个孩子,杀死图皮族阿婆。幸亏特里斯陶身上还带着从捉拿他们的保镖身上缴获的手枪。枪声将土人吓跑了,几乎陷入绝望的一对孤苦鸳鸯强打着精神,用性爱刺激着生命的最后一点力量,继续向西行走,直至被饥饿和劳累拖垮在地上连爬也爬不动为止。正当他们仰望苍天准备一同死去的时候,一个打着宣传基督教旗号进入高原驯化印第安人为奴隶的远征队将他们俩救起。伊萨贝尔被纳作远征队队长的第三夫人,特里斯陶因为是黑人,被贬为在营地做苦工的奴隶。一晃又是几年,伊萨贝尔为远征队队长生下一个弱智儿子,而特里斯陶依然整日挂着脚镣为远征队挖凿准备回家时乘用的独木舟。为了救出自己的爱人,伊萨贝尔在远征队队长第二夫人陪同下偷偷潜出营地,穿越浓密的热带原始大森林来到靠近巴西边界的一个台地寻找印第安人巫师帮忙,巫师利用点涂术经过七天作业将伊萨贝尔变成黑人,待半月后她返回营地时,营地里已经发生哗变,由于特里斯陶不知为什么慢慢变成了白人,远征队队

长认为这是一种神谕,与他弟弟发生意见分歧。前者带领人马提前启程返回故乡,其弟遭关押,后来开始疯狂地烧杀当地土人。正当他也要对他已认不出的伊萨贝尔下毒手时,一个白人汉子用斧头将其劈死,这汉子就是特里斯陶。这对比翼鸟终于又飞到一起。他们在被烧毁的营地上休养生息了一段时间,等待收获完木薯备足食品和物资再返回文明世界。

这一对已经互换肤色的恋人从容不迫地开始向东进发。一路上顺利多了,在经过城镇时他们还经常打工赚钱,最后在一座较大的城市乘飞机返回巴西利亚。伊萨贝尔的父亲已不再是外交官,而在政府的一个部当助理部长。他默默地接受了这一对恋人,承认了他们的关系,并设法安排他们去圣保罗定居。特里斯陶当上纺织厂的中层管理人员,专门处理工会问题。伊萨贝尔当上家庭主妇,接连生下三个孩子,还经常参加社会活动。人们都把这一对爱侣当做恩爱夫妻的典范。在圣保罗一晃又是十几年,这期间,伊萨贝尔的父亲去世了。在他的遗物里竟然会有特里斯陶当年挖出来的大金块,不知他是怎么弄到手的,同时还附有一张字条,说是要用它来支付其儿子的教育费用,若其儿子年纪已太大,则传给其孙子谢帕科,伊萨贝尔是家中的独生女,因此他不知字条所言指谁,连特里斯陶也没有想到这个谢帕科就是他同母异父哥哥希金奥的小儿子!于是,夫妻俩将遗物全部独吞。现在,他二人只剩下一个长辈——多纳夏诺叔父,他一生中共遭受两次婚变,目前是独身一人。时间进入 80 年代中叶,在书的最后,40 岁的伊萨贝尔和 41 岁的特里斯陶把孩子安顿在家专程返回他们的初恋城市里约热内卢去看望这个孤单的老人。在交谈中,伊萨贝尔仿佛又回到属于自己的世界,与叔父一道欢快地回忆起幼时的贵族生活和美好童年。这时,特里斯陶才终于感

觉到他对妻子其实是个外人,而且,在一生的爱情奋斗中他本人又丢失了原来的自我。心情忧郁的他在深夜漫步到与妻子头一次相遇的海滩,不料在黑暗中遭到三名持刀黑人儿童的抢劫,他虽然一再声称他跟他们是一样的人,但三个孩子怀着对白人统治阶级的无比痛恨将他乱刀刺死,然后逃之夭夭。清晨,伊萨贝尔终于在海滩找到丈夫的尸体,她在众人的围观下搂住先走的爱侣试图让自己随之一同升天,以实现殉葬壮举。但神奇的民间传说并没有在她身上再现,对这种愚昧举动颇感厌烦的叔父把她领回家去,一场历时 20 余年的史诗式爱情悲剧就此结束。

厄普代克这部根据巴西民间传说改编和创作的英语小说问世之后,立即引起文学评论界的高度重视。有的专家十分中肯地将它誉为当代的《罗密欧与朱丽叶》。那么,它与 16 世纪末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相比又有哪些当代特色? 20 世纪中后期人类在忠诚的爱情生活中又出现了什么新内容和新变化呢?

首先,在当今西方的商业化社会里,传统的纯真爱情似乎已经消失,但有人自然在创造新的恋爱奇迹,此书的男女主人公就是典型例证。但是,促使他们创造这种奇迹的动力却来自两人的心理和生理需要。这两种需要不但可以让男女双方均做出巨大牺牲,像逃犯一样流窜十几年终于完成一项令世人惊愕的“爱情长征”,而且完全可以让他们跨越阶级、肤色和文化水平的界限,终成眷属。下层人(男方)渴望提升本身的社会地位,上层人(女方)渴望获得精神自由,这便是《巴西》的思想基础;和谐热烈的性生活则是他们紧密关系的凝固剂——这对鸳鸯虽屡遭长辈的棒打和命运的捉弄,但他们却永

不分离。

其次,依照传统的道德观念判断,伊萨贝尔和特里斯陶这一对患难伴侣并不是什么模范夫妻,因为伊萨贝尔所生的六个孩子没有一个属于特里斯陶。不过,后者看在眼里,记在心中,却默默地加以接受,仍然爱着自己的妻子。而他自己也同样不守贞操,不但嫖娼,而且与同事的老婆鬼混。即便如此,只要他们不离婚,不分居,不吵架,依然恩爱异常,厮守在一起,社会就会把他们当成一对贤伉俪。这种现象在当今已遭受性解放浪潮冲击的西方社会早已司空见惯,与莎士比亚时代大相径庭了。

最后,可能使读者不大明白的是,伊萨贝尔的父亲在派人捉拿甚至威胁要杀死特里斯陶 10 年之后为什么会突然改变态度,又接受了特里斯陶呢?是因为他的追缉计划失败,还是因为时间验证了穷小伙儿的忠诚,或者是因为特里斯陶最后改变了肤色?这些可能都是促成因素,但有一点作者虽已点明,但未加详述,那就是在派人追缉的过程中他发现特里斯陶是他年轻时相好的一个黑人妓女跟别人生的儿子,这才使他良心发现,遂抛弃掉冠冕堂皇的等级观念和虚荣心,采取对以往不闻不问和对他俩肤色变化视而不见的态度,协助特里斯陶走入中产阶级行列。作者显然要告诉我们,在像巴西这样一个多种族的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起飞、通货膨胀、政治动荡不安和娼妓最终成为合法职业的环境中,各色人等——白人、黑人、上等人、下等人,当权者、平民——实际上已经交融到一起,他们通过自由的两性关系使后续人口的血脉构成变得混杂不清,历史遗留下来的高贵与贫贱的观念已经失去继续存在的物质基础。这才是老一辈人不得不接受年轻一代的生活方式的根本原因。

舆论界公认,厄普代克是传统的现实主义作家,但他的现实主义不但不排斥现代派,还往往借用各种不同形式的创作手法,正如他的不少小说中含有意识流成分一样(如“兔子系列”),他在这部作品中充分借鉴了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给整个故事罩上一层神秘莫测的传奇色彩,但由于写作主线仍为生动具体的现实主义,读者仍会认定书中的主人公是有血有肉的日常生活中的人物并被他们的命运感动。他使用的魔幻手法集中表现在伊萨贝尔最后靠一名印第安人巫师变成黑人,并同时导致远方的特里斯陶变成白人这一细节上。对于一般的中国读者来说,这种事是不可信的,但作者显然是利用巫术暗示现代科学技术的最新成就。巫术如同神奇气功,信则灵,不信则不灵,但现代科学实际上早已解决了改变肤色的问题。人人皆知,美国原来有个著名的黑人男歌星,现在已变成白人,至今仍然活跃在世界摇滚乐歌坛上,但让人(至少是本人)觉得他还不如旧有的黑皮肤自然感人;作者在本书中给变为白人的特里斯陶安排了一个令人震惊和无奈的悲惨结局是否有影射现实中某些人物之意,那就不得而知了。

厄普代克不愧为文学巨匠,每一部小说都保持着鲜明的语言特色,他的精密照相术般的细致描写让人觉得他写什么就像是精通什么的专家。这部书中涉及到的城市风光、巴西高原、原始森林、印第安人、热带动植物和汽车制造厂与纺织厂的生产车间等,都异常具体入微。这对于他也不是一件易事,他为创作这部小说曾经研读过八九部介绍巴西人文地理的专著,所用的一些专有名词在一般的中型字典上是难以找到的;同时,为了体现地方特色,书中大量掺杂着葡萄牙语、巴西俗语、印第安人土语和其他外来语,几乎每页都有几处,这

无疑使翻译的难度倍增。这些非英语词汇和语句在原书中是斜体字列出的,按一般的翻译习惯,是照抄后再注释出汉意,但考虑到这类词语太多,如此一来,一定会影响到读者的阅读连贯性,现采取不停顿汉语叙述,将有关非英语对应内容列于页底的方法,以利相应语种的专家对本人的汉译给予检验和指正。另外,为了有助于一般读者理解原作,我在认为有必要的地方还增加了不少注释。

厄普代克是当代经典作家,他的主要著作很久以来就开始列为英语国家文学系的必修内容,大学生们在文学教授的指导帮助下才有可能完全读懂他的书,除了他探索的人生哲理比较深奥外,他的语言功夫和超常词汇量也会令低文化层次的一般读者望而却步。而这一部小说似乎改变了他情节松散和注重挖掘人物内心世界的老套路,俨然以传奇文学的面目出现,其情节紧张、复杂、惊心动魄,节奏很快,跨度很大,本人接到原著后便是一口气在一天半时间读完的,其引人入胜的程度不亚于当代最畅销的通俗小说。也许,这正是作者试图让自己的作品走向大众的一种努力,但在读者读完此书之后,他们将会陷入深思,将会反过来去玩味书中隐蔽的深奥哲理,而那些只能让人暂时忘却烦恼和放松一下神经的消遣性作品却不会产生这种深层次影响。至少,我认为,《巴西》很可能会变成中国普通读者开始广泛认识厄普代克的一本引路书,从而使厄普代克从专业文学工作者和学术界的圈子走向黎民百姓和芸芸众生。

译者漫笔于芸阁檐下

1998.6.22

你们知道这个常识：活着的人必定会死去，  
要通过大自然的陶冶达到永生。

——《哈姆雷特》中王后的台词

欢迎，巴西兄弟——宽敞的福地正等待你，  
一只充满爱意的手，  
一张北国的笑脸，  
随时在阳光下恭候你！

——沃尔特·惠特曼：《圣诞问候》

# 章目

|                |     |
|----------------|-----|
| 1. 海滩·····     | 1   |
| 2. 公寓·····     | 10  |
| 3. 多纳夏诺叔父····· | 22  |
| 4. 棚舍·····     | 32  |
| 5. 烛台·····     | 42  |
| 6. 圣保罗·····    | 48  |
| 7. 希金奥·····    | 59  |
| 8. 平房·····     | 64  |
| 9. 巴西利亚·····   | 73  |
| 10. 兄弟二人·····  | 83  |
| 11. 汽车制造厂····· | 93  |
| 12. 长途汽车站····· | 102 |
| 13. 冷饮店·····   | 109 |

2 巴西 *Brazil*

|                   |     |
|-------------------|-----|
| 14. 星空下 .....     | 118 |
| 15. 戈亚斯州 .....    | 124 |
| 16. 金矿 .....      | 138 |
| 17. 金块 .....      | 150 |
| 18. 马托格罗索 .....   | 161 |
| 19. 遭劫 .....      | 172 |
| 20. 孤苦鸳鸯 .....    | 176 |
| 21. 获救 .....      | 182 |
| 22. 营地 .....      | 192 |
| 23. 台地 .....      | 200 |
| 24. 重返营地 .....    | 215 |
| 25. 鸾凤再次独处 .....  | 227 |
| 26. 又入马托格罗索 ..... | 236 |
| 27. 重返巴西利亚 .....  | 244 |
| 28. 重返圣保罗 .....   | 258 |
| 29. 重返公寓 .....    | 269 |
| 30. 重返海滩 .....    | 280 |

## 1

## 海滩

黑人身上闪现着一丝棕红。仔细观察,白人也是这样。这里是里约热内卢海水浴场当中最平等自由、最拥挤不堪和最不安全的科帕卡巴纳海滩,各种色彩与赏心悦目的人体黝黑肤色融成一片,一眼望去,沙滩上面好似多出一层具有生命力的表皮。

这是多年前圣诞节过后不久的某一天,当时,军方还在遥远的首都巴西利亚掌权;特里斯陶从沙洲后面的拍岸碎浪中爬上海滩,由于眼中含着咸海水,加上正午的日光十分炫目,到处都闪动着人影,他觉得自己像瞎了似的无法看清海滩景象。12月的阳光如此强烈,每当拍岸碎浪溅起水花时,它都会在沙洲后上方映出一弯小型彩虹,这弯彩虹正像精灵似的环绕住小伙子水光闪闪的脑袋。尽管他此时目力不济,但在他走回兼作浴巾的破烂T恤衫时,他还是在人群稀落处发现

了那位亭亭玉立、身穿上下分体式浅色泳装的白人姑娘。姑娘身后是沙滩排球场的开阔地和大西洋林阴大道的人行道，人行道上的方格砖由波纹面的条石构成。

她与另一个个子矮些、肤色也暗些的姑娘呆在一起，后者正向前者身上涂抹防晒剂；清凉的防晒剂每次接触到她的皮肤，这位白人姑娘的脊梁都会向下弯一弯，两只乳房向前耸一耸，已经涂过防晒剂的半圆形光滑臂部向后退一下。能够将眼睛被海水刺痛的特里斯陶的注意力吸引过去的并不完全是这姑娘的白皙皮肤。这里有许多皮肤雪白的外国女人。到这个著名海滩度假的不但有加拿大人和丹麦人，而且还有来自圣保罗和南方的德国裔和波兰裔巴西人。不是因为她长得白，而是她的肤色配上浅色的小泳装让人看起来像是在公共场合搞全裸表演，着实煽情。

但，并非绝对全裸：她还戴着一顶黑草帽，帽顶扁平、帽檐上卷且配有闪光的黑缎带。特里斯陶觉得，住在勒布隆区的贵族姑娘在参加她们父亲的葬礼时才戴这种帽子。

“是天使还是婊子？”他问自己的同母异父兄弟欧克利德斯。

欧克利德斯眼睛近视，每当他看不清楚东西时，他都会用富有哲理的反问掩盖住自身的迷惑。“一个姑娘为何不能既是天使又是婊子？”他回答。

“这个洋娃娃，我看就是上帝为我造的。”特里斯陶感情冲动地说。这话发自肺腑，他在内心深处突然感到，自己的命运要在瞬间铸定，他的整个生命已被命运之手强行扼住。他信神，信命。现年 19 岁，算不上弃儿<sup>①</sup>，因为他有母亲，但他母

---

① abandono[葡]